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的文化史考察*

張 伯 偉**

摘 要

朝鮮半島女性詩文流傳至今者，與其曩遠的淵源相比，顯得稀少。若與中國女性創作的數量相比，則更為寥寥。以目前所能見到的別集、家集、唱和集及選集統合計數，共有三十七種，另有專書二種，以作者的出生時間來看，皆朝鮮時代的作品，這與朝鮮之文化環境有關。而在此環境中，女性創作未曾零落殆盡，還能夠得到編纂並流傳至今，亦非偶然。考察這些問題，僅用文獻學的方法是遠遠不夠的。文獻學能夠說明「是何」的問題，但無法解釋「為何」以及「如何」的問題。這些文集為何被編纂，是什麼因素在推動，又如何被閱讀，產生了何種反應，涉及到書籍的生產、流通、消費以及再生產、再流通、再消費，因此，應該以綜合的眼光予以審視，發現其內在聯繫，故名之曰「文化史考察」。

關鍵詞：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編纂、流傳

* 本文為韓國中央研究院 2010 年度「海外韓國學教科研基地」資助成果之一。

**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特聘教授 (njuzbw@gmail.com)

投稿日期：99.9.16；接受刊登日期：99.11.2；最後修訂日期：99.11.10

A Cultural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and Spread of the Female Anthology in Chōsun Dynasty

Bo-wei Zhang*

Abstract

Given its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the works of female writers in Korean peninsula that hands down to the present is extremely scarce. Compared to the huge writings of Chinese female writers, the titles of anthology seem extraordinarily few and far between. Up to now, there are only 37 anthologies of female writers in Chōsun Dynasty including personal works, clan anthology, exchange anthology, and selected works; besides these, there also exist two monographs written by women. If we examine the flourish times of these female writers, we can find that they all were active in Chōsun Period (1392-1910),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tuation of this era. It is not an accidental phenomenon that their writings and works did not wither away in this situation, and it is fortunately that parts of their works was edited by some scholars and passed down to nowadays. It is hard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through bibliography, because bibliography can only account for the “what-question,” but can not give the answer to the “why-question” and “how-question.” Why were these anthologie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and how were these works read, and what was the social feedback after reading?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needs to touch upon the issues about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re-production, re-circulation,

*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Received September 16, 2010; accepted November 2, 2010; last revised November 10, 2010.

re-consumption of these works. So researchers should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is topic from the cultural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nd find out the inner-logic of the phenomenon.

Keywords: Chōsun Dynasty, female, anthology, compilation, spread

壹、引言

朝鮮半島的女性漢文學創作具有悠久的淵源。漢代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的一曲〈箜篌引〉，曾引得「聞者莫不墮淚飲泣」。此曲本為白首狂夫之妻所歌，霍里子高轉述於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¹「寫其聲」者，當即抒發其心聲之謂，故其辭乃出於麗玉。金富軾（1075-1151）《三國史記》卷五〈真德王本紀〉載，唐高宗永徽元年（650），真德女王親製五言古詩〈太平頌〉，織錦以獻。全詩凡百字二十句，有所謂「大唐開鴻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²云云，辭氣莊嚴，風格典重，舊題李奎報（1168-1241）《白雲小說》評為「高古雄渾，比始唐諸作，不相上下」，³《三國史記》全錄之。又《文苑英華》載陳子昂〈館陶郭公姬薛氏墓誌銘〉，薛氏（？-693）乃高句麗國王之胤，初出家，後返俗為郭元振妾。其返俗之謠云：「化雲心兮思淑貞，洞寂滅兮不見人。瑤草芳兮思氛氳，將奈何兮青春。」⁴《全唐詩》亦收入。以上三例，分別出自女王、貴婦和民間女子，頗具代表性。在朝鮮漢文學史上，人們向來皆以崔致遠（857-？）為鼻祖，如《白雲小說》評之曰「有破天荒之大功，故東方學者皆以為宗」；⁵成俔（1439-1504）《慵齋叢話》卷一云：「我國文章，始發揮於崔致遠。」⁶洪萬宗（1643-1725）《小華詩

¹ 晉 Jin·崔豹 Cui Bao，《古今注》*Gu jin zhu*，見宋 Song·郭茂倩 Guo Maoqian 編，《樂府詩集》*Yuefu shi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79年），冊2[vol. 2]，卷26[juan 26]，頁377。

² 金富軾著，金鍾權譯，《三國史記》（首爾：明文堂，1988年），頁148。

³ 洪萬宗，《詩話叢林》，卷1，見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5（首爾：太學社，1996年），頁27。

⁴ 宋 Song·李昉 Li Fang，《文苑英華》*Wenyuan yinghua*（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66年），冊6[vol. 6]，卷964[juan 964]，頁5069。

⁵ 洪萬宗，《詩話叢林》，卷1，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5，頁27。

⁶ 成俔，《慵齋叢話》，《大東野乘》[京城：朝鮮古書刊行會，明治42年（1909）版]，頁2。

評》卷上云：「崔致遠文體大備，遂為東方文學之祖。」⁷然而在一定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朝鮮半島的漢文學實始於女性，女性創作乃堪稱「東方文學之祖」。

然而朝鮮半島女性詩文流傳至今者，與其夙遠的淵源相比，却顯得稀少。若與中國女性創作的數量相比，則更為寥寥。以目前所能見到的別集、家集、唱和集及選集統合計數，共有三十七種，另有專書二種，⁸以作者的出生時間來看，皆朝鮮時代（1392-1910）的作品（其中有七種出版於1910年之後）。晚清雷瑒輯《閩秀詩話》十六卷，以清代女性為主，已「得閩秀一千三百餘人」，⁹曾計劃編纂《女文苑傳》的薛紹徽云：「自開清迄今，閩秀之詩文詞可錄者約三千餘家。」¹⁰其抄藏之閩集，亦已達六百餘種。¹¹而胡文楷之《歷代婦女著作考》，1957年初版之時，已著其目四千餘家，得其集八百餘種。其後踵事增華者，所得尚不止此數。相比之下，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的數量可謂寥若晨星。此一現象及原因，前人亦有指出者，如徐居正（1420-1488）《東人詩話》卷下云：

古之閩秀如蔡琰、班婕妤、薛濤之輩，其詞藻工麗，可與文士頡頏……吾東方絕無女子學問之事，雖有英資，止治紡績而已，是

⁷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3，頁423。

⁸ 見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南京[Nanjing]：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排印中）。案：尚有數種知其名而未見其書者，如鄭陽貞《林塘遺稿》、妓翠仙《雪竹集》等；又如沈善寶《名媛詩話》卷十二提及朝鮮女子賈曇雲（瓊花）《風絮亭小稿》，皆待考。

⁹ 清 Qing·雷瑒 Lei Jin，《閩秀詩話·自序》*Guixiu shihua·zixu*，見王英志 Wang Yingzhi 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冊2[vol. 2]（南京[Nanjing]：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2010年），頁872。

¹⁰ 清 Qing·陳芸 Chen Yun，〈小黛軒論詩詩敘〉“Xiaodaixuan lun shi shi xu”，陳薏按語引，《清代閩秀詩話叢刊》*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冊2[vol. 2]，頁1521。

¹¹ 江畚經 Jiang Yujing，《歷代婦女著作考序》*Lidai funü zhuzuo kaoxu*，見胡文楷 Hu Wenkai，《歷代婦女著作考》*Lidai funü zhuzuo kao*（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5年），頁2。

以婦人之詩罕傳……況四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吾東方女子不學之俗，安知反有益耶？¹²

魚叔權《稗官雜記》卷四云：

婦人之職，中饋織紵而已。文墨之才，非其所宜。吾東之論，從古如此，雖有才稟之出人者，亦忌諱而不勉，可歎也。¹³

沈守慶（1518-1601）《遣閒雜錄》云：

婦人能文者，古有曹大家、班姬、薛濤輩，不可殫記。在中朝非奇異之事，而我國則罕見，可謂奇異矣……議者或以為婦人當酒食是議，而休其蠶織，唯事吟哦，非美行也。吾意則服其奇異焉。¹⁴

李瀾（1681-1763）《星湖僊說類選》卷三「婦女之教」云：

讀書講義是丈夫事，婦人有朝夕寒暑之供，鬼神賓客之奉，奚暇對卷誦誦哉？……東俗與中土不侔，凡文字之工，非致力不能，初非可貴也。其《小學》、《內訓》之屬，都是丈夫之任，宜默究而知其說，隨事做誨而已。若令閨壺緩於蠶織而先務執卷，則奚可哉？¹⁵

李德懋（1741-1793）《士小節·婦儀》云：

婦人當略讀書史，《論語》、《毛詩》、《小學》書、《女四書》，通其義。識百家姓、先世譜系、歷代國號、聖賢名字而已，不可浪作詩詞，傳播外間。周文煒曰：「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

¹²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1，頁510-512。

¹³ 魚叔權，《稗官雜記》，《大東野乘》，頁587。

¹⁴ 沈守慶，《遣閒雜錄》，《大東野乘》，頁327。

¹⁵ 安鼎福編，《星湖僊說類選》（首爾：明文堂，1982年），輯上，頁191。

前，豈不可恥。」¹⁶

鄭萬朝（1858-1936）《榕燈詩話》云：

我東女流之能詩者絕罕，士大夫家閨範嚴正，絕不學詩詞。¹⁷

以上輯錄的資料，自十五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女性自身往往壓抑其創作衝動，除妓女以外，閨秀即便有作，亦流傳不廣，博學且留意女性詩文者如李德懋曾說：「高麗五百年，只傳閨人詩一首。」¹⁸甚至有人懷疑真德女王之作，也是用金錢換購者，如金萬重（1637-1692）《西浦漫筆》卷下云：

新羅真德織錦頌德詩，全篇典雅，絕無夷裔氣。爾時三韓文字，恐不能如此，無乃以金購於華人耶？¹⁹

以至於後來的李圭景（1788-？）也語帶保守地說：「若真平（當作『德』）自製，則以女主能知頌體，織就成文，以獻天朝，使一片鷄林名垂不朽，乃女君之英主也。」²⁰

在上述文化環境中，朝鮮時代的女性創作未曾零落殆盡，還能夠得到編纂並流傳至今，亦非偶然。考察這些問題，僅用文獻學的方法是遠遠不夠的。文獻學能夠說明「是何」的問題，但無法解釋「為何」以及「如何」的問題。這些文集為何被編纂，是什麼因素在推動，又如何被閱讀，產生

¹⁶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 30，《韓國文集叢刊》冊 257（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頁 516。案：周文煒乃周亮工之父，此處引文出於其《觀宅四十吉祥相》，見清 Qing·周亮工 Zhou Lianggong，《書影》Shuying，卷 1[*juan 1*]（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1 年），第 1 則。

¹⁷ 原書未見，轉引自李家源，《玉溜山莊詩話》本論上，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 17，頁 705。

¹⁸ 李德懋，《清脾錄》，卷 3，《青莊館全書》，卷 34，《韓國文集叢刊》冊 258，頁 45。

¹⁹ 金萬重，《西浦漫筆》（首爾：通文館，1971 年），頁 630。

²⁰ 見「真德〈太平頌〉」條，《詩家點燈》，卷 3，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 12，頁 100。

了何種反應，涉及到書籍的生產、流通、消費以及再生產、再流通、再消費，因此，應該以綜合的眼光予以審視，發現其內在聯繫，故名之曰「文化史考察」。茲拈出其犖犖大者稍作闡發，細故末節則姑且從略。

貳、許筠首倡導實踐之樣板

朝鮮半島第一部女性詩文集之編纂，首推許筠（1569-1618）為其姊氏許楚姬（字景樊，號蘭雪，1563-1589）所編之《蘭雪軒集》。從觀念上而言，朝鮮男性對女性創作持有積極肯定態度者頗為少見，許氏之前有魚叔權，其《稗官雜記》卷四歷舉高麗、朝鮮時代女性之詩畫，而用「豈可以婦人之筆而忽之？又豈可以婦人之所宜責之哉」²¹結之，沈守慶也對女性文才之美「服其奇異」。但許筠的態度更為積極，調子亦更為高昂，其《鶴山樵談》云：

東方婦人能詩者鮮，所謂惟酒食是議、不當外求詞華者邪？然唐人詩以閨秀稱者二十餘家，文獻足可徵也已。近來頗有之，景樊天仙之才，玉峰亦大家……文風之盛，不愧唐人，亦國家之一盛事也。²²

明代中後期以降，女性文學在文壇迅速崛起，專收女性作品的書籍也風行一時，其書名往往冠之以「閨秀」、「名媛」，即使普通的選集，也往往收錄閨秀詩。許筠說中國「以閨秀稱者二十餘家，文獻足可徵也已」，表明這一文學現象對他在相當程度上有所啓發和刺激。而將女性創作上升到國家盛事之一的高度，可謂前所未有的。

不止於此，許筠在其《惺叟詩話》、《鶴山樵談》等書中，對朝鮮女性詩文皆予以高度評價，如果說，他在評論李玉峰詩「清壯，無脂粉

²¹ 魚叔權，《稗官雜記》，《大東野乘》，頁 587。

²² 許筠，《鶴山樵談》，《稗林》（首爾：探求堂，1991 年），頁 24a。

態」²³或「甚清健，殆非婦人脂粉語也」²⁴時，還是出於一種男性的眼光，李氏詩受到肯定的原因是其雖出於婦人之作，却並「無脂粉態」，那麼，在評論蘭雪軒作品時，幾乎完全是以文學家的眼光來看待。《鶴山樵談》云：「姊氏詩文俱出天成，喜作遊仙詩，詩語皆清冷，非煙火食之人可到也。文出崛奇，四六最佳。」²⁵又云：「〈遊仙詞〉百篇，皆郭景純遺意，而曹堯賓輩莫及焉。仲氏及李益之皆擬作，而率不出其藩籬。姊氏可謂天仙之才。」²⁶假定要以性別眼光作評論，則在許筠看來，蘭雪軒之作非但為一般女性所不及，而且亦非東國男性之可及，甚至亦非中國男性之可超越。權輶（1569-1612）受許筠之託刪選批點《國朝詩刪·許門世稿》，其批蘭雪軒《望仙謠》云：「長吉之後，僅得二篇。」²⁷《湘絃謠》下引明人汪世鍾評語：「此作非我明以後諸人所可及也，假使李、溫操翰，亦未必遽過之。」²⁸我們暫且忽略這些評語中的個人抑揚及感情色彩，在一片女性不宜為文作詩的聲浪中，這樣的評語堪稱石破天驚，其對當時文壇所造成的衝擊與震盪是不難想見的。

從推動女性詩文的創作、刊刻、流傳的角度看，《蘭雪軒集》的編纂為朝鮮女性樹立了一個切實可依的樣板。蘭雪軒辭世不久，許筠即着手整理編輯其集，並於次年（1590）編成。據許筠萬曆三十六年（1608）所作〈跋〉文，謂姊氏「平生著述甚富，遺命茶毗之，所傳至尠，俱出於筠臆記」。²⁹可知蘭雪軒大量詩文皆已焚燬，故文集之編纂俱出於許筠記憶。此書是朝鮮時代最早編成的女性文集，許筠請當時政壇和文壇領袖人物柳成龍（號西厓，1542-1607）為之序跋，柳在萬曆庚寅（1590）作〈跋蘭

²³ 許筠，《惺叟詩話》，《韓國文集叢刊》冊 74，頁 367。

²⁴ 許筠，《鶴山樵談》，《稗林》，頁 7b。

²⁵ 許筠，《鶴山樵談》，《稗林》，頁 7b。

²⁶ 許筠，《鶴山樵談》，《稗林》，頁 36b-37a。

²⁷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 4，頁 728。

²⁸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 4，頁 728。

²⁹ 本文引用朝鮮女性文集（包括序跋）等皆見《朝鮮時代女性詩文全集》，不另注。下同。

雪軒集》，又在辛卯歲（1591）作序，³⁰讚歎曰：「異哉！非婦人語！何許氏之門多奇才也！」並囑許筠「寶藏之，備一家言，勿使無傳」。³¹許筠確為此集之「勿使無傳」而作出努力，但不是用「寶藏之」而秘不示人的方式。萬曆丙午（1606），朱之蕃、梁有年出使朝鮮，許筠示以《蘭雪軒集》，朱為作〈小引〉，梁為之〈題辭〉。〈小引〉高度評價蘭雪軒詩，以為非宋代李清照、朱淑真「悲吟苦思，以寫其不平之衷，而總為兒女子之嘻笑嘲噉者」之可比；〈題辭〉則由許氏一門多才引申到東國女性詩文傳統云：

余於是益信東國山川之靈，孕毓有餘；許氏家門之瑞，長發不匱，不獨偉丈夫輩出之為烈者。唐永徽初，新羅王真德織錦作《太平詩》以獻，載之《唐音》，至今膾炙相傳，謂為其先王真平之女。然則女中聲韻在東方從來既遠，而《蘭雪集》尤其趾美獨盛者。

自萬曆三十六年（1608）開始，《蘭雪軒集》的卷首就刊登了朱之蕃〈小引〉和梁有年〈題辭〉。從此，無論是在朝鮮還是中國，蘭雪軒皆可謂名聲大噪。李睟光（1563-1628）《芝峰類說》卷十四評其詩「為近代閨秀第一」。³²其後金鑣（1766-1821）有「東方名媛數十輩，詞翰先稱荷谷妹」³³之句，申緯（1769-1845）〈東人論詩絕句〉稱許為「閨媛中第一」，³⁴朝鮮末期黃玹（1855-1910）〈讀國朝諸家詩〉亦云「第一仙才屬景樊」，³⁵其人其詩已成為海東女詩人之座標。而其詩在中國也引起很大反響。王端淑《名媛詩緯》卷二十八評曰：「此等聲口，出自景純、太白輩，嫌其有瓢

³⁰ 已佚，許筠在甲辰（1604）八月〈上西厓相〉云：「辛卯歲，辱製亡姊詩集序文以惠。」見許筠，《惺所覆瓿稿》，卷 20，《韓國文集叢刊》冊 74，頁 302。可見他既為之跋復為之序。

³¹ 柳成龍，〈跋蘭雪軒集〉，《西厓集·別集》，卷 4，《韓國文集叢刊》冊 52，頁 483。

³² 李睟光著，南晚星譯，《芝峰類說》附原文（首爾：乙酉文化社，1994 年），頁 540。

³³ 金鑣，〈思牖樂府〉上，《薄庭遺稿》，卷 5，《韓國文集叢刊》冊 289，頁 449。

³⁴ 申緯，《警修堂全稿》，冊 17，《韓國文集叢刊》冊 291，頁 375。

³⁵ 黃玹，《梅泉集》，卷 4，《韓國文集叢刊》冊 348，頁 485。

笠氣；出自女子口中，襟期便已浩渺。……〈夏歌〉直使義山、飛卿焚硯騷壇。」又引湯顯祖評曰：「讀之陸離射目，不虞異域姬，乃有此淑質耶？」³⁶如果說，湯顯祖之評尚存「異域」之見，王端淑之評已將蘭雪軒置於李商隱、溫庭筠之上。《玉鏡陽秋》之評亦然：「蘭雪〈遊仙〉多有用古人句，及與堯賓相出入者，然蘭雪筆雋實勝曹笨伯。」³⁷儘管有因襲之嫌，還要說蘭雪詩有出藍之勝，非曹唐（堯賓）之可比。又云：「蘭雪才情居陸、徐之上，非獨海東奇女也。」³⁸以蘭雪軒與中國女性詩人作比，認為她勝於陸卿子、徐媛，故不應存異域之見。³⁹潘之恒〈朝鮮慧女許景樊詩集序〉云：「毋論朝鮮君臣，即域中都人士女，孰得與之抗衡哉？余故曰許景樊匪直慧女，抑天人也。曰慧女，蓋徵於詩文；曰天人，固不得以朝鮮蕞爾之國而限之矣。」⁴⁰簡直到了無比崇高之境。這樣的評價也回傳到朝鮮，李宜顯（1669-1745）曾出使中國，後於其〈陶峽叢說〉（1736年撰）中謂「明人絕喜我東之詩，尤獎許景樊詩」。⁴¹此後朝鮮時代的女性創作，都往往以蘭雪軒為榜樣，最為典型的是許景蘭之《景蘭集》（單士釐《清閨秀藝文略》著錄為《海東蘭》一卷），其以「景蘭」命名並名集，又字少雪，皆寓有景慕蘭雪軒之意，常云「我乃蘭雪軒超生身也」，其集亦完全是次韻蘭雪軒之作。光州金富倫（1531-1598）之女金氏（約

³⁶ 清 Qing · 王端淑 Wang Duanshu, 《名媛詩緯》 *Mingyuan shiwei*, 康熙三年（1664）刻本。

³⁷ 轉引自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166。

³⁸ 轉引自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166。

³⁹ 這種高調的抑揚自然也引起中土女性的反感,柳如是即為代表。她受命編輯《列朝詩集》中的女性作品,對蘭雪軒的討伐不遺餘力,直指其在古人詩中作賊,並對中土男性反唇相譏道:「此邦文士,搜奇獵異,徒見其出於外夷女子,驚喜讚歎,不復核其從來。」見清 Qing · 錢謙益 Qian Qianyi,《列朝詩集》 *Liechao shiji* (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07年),閩集第六,冊 12[vol. 12],頁 6857。

⁴⁰ 明 Ming · 潘之恒 Pan Zhiheng,《巨史外篇》 *Genshi waipian*, 卷 3[*juan 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子部冊 194[*zibu ce 194*] (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 1999年),頁 23。

⁴¹ 李宜顯,《陶谷集》,卷 28,《韓國文集叢刊》冊 181,頁 455。

1575-?)有《光州金氏逸稿》一卷，黃蘭善(1825-1908)跋其詩，亦以她與蘭雪軒比較云：「蘭雪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實物外難得；令人詩如蓼苓芝朮，適於世用，其不更勝於蘭雪一著也歟？」黃氏(1754-1793)有《情靜堂遺稿》，李彙寧(1788-1861)序其集，亦以「辭旨雅潔，文彩濃麗，較諸李易安之詞、謝道韞之詩、我東許蘭雪之詩若詞，或庶幾相上下」為說。直至朝鮮末期吳孝媛之《小坡女士詩集》，蘭雪軒也依然是其心目中的偶像之一。

總之，由於許筠大力表彰女性創作，並將這類「文風之盛」提高到「國家盛事之一」的高度，在觀念上為朝鮮女性的文學創作和接受打開了一個天地。同時，他又編纂了第一部朝鮮女性詩文集，在朝鮮、日本和中國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文章華國」的一種表現形式。如果說，過去人認識到女性文學創作「在中朝非奇異之事，而我國則罕見」，而論者以「休其蠶織，唯事吟哦，非美行也」⁴²為說尚含有無奈的自我開脫，那麼，當東國女性文學得到中國文壇的高度評價之後，就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激發起朝鮮女性的創作熱情。儘管《蘭雪軒集》中的偽作問題後來曾遭到柳如是的揭露，一些朝鮮男性也為此而喋喋不休，似乎又找到了女性不宜作詩的理由，但思想的閘門一旦打開，就不可能重新回到牢籠之中。從《蘭雪軒集》開始，朝鮮時代的女性詩文集的編纂就陸續展開了。就這一點而言，許筠的貢獻是應該大書特書的。

參、明末清初文學選本之刺激

上文引及李宜顯之說，謂中國人尤愛蘭雪軒詩，標誌之一即「選詩者無不載景樊詩」，⁴³其所提及者，即有藍芳威《朝鮮詩選全集》、《列朝詩集》、《明詩綜》、《明詩選》、《詩歸》等。另考諸《互史》、《名

⁴² 沈守慶，《遣閒雜錄》，《大東野乘》，頁327。

⁴³ 李宜顯，《陶谷集》，卷28，《韓國文集叢刊》冊181，頁455。

媛彙詩》、《古今女史》等選集，皆可證此言不虛。朝鮮女性詩能夠入選眾多中國選集，對於朝鮮文壇來說，無疑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

明末清初的選本涉及朝鮮文壇者，從入選者的國度而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專選朝鮮詩，一是以中國詩歌為主，兼選朝鮮詩。從入選者的性別而言，亦可分為兩類：一是男女兼選，一是專選女性。但無論是何種類型的選本，朝鮮女性詩都在其中佔有重要的一席。

明代後期朝鮮詩選本有若干種，如吳明濟《朝鮮詩選》七卷（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藍芳威《朝鮮詩選全集》八卷（有美國柏克萊大學圖書館藏本）、汪世鍾《朝鮮詩》四卷、程相如《四女詩》等。除《四女詩》為專選朝鮮女性作品之外，⁴⁴其它三種皆為男女詩人兼選。從數量和評價來說，女性詩皆有突出地位。

吳明濟《朝鮮詩選》共入選詩人一百十二名，詩作三百四十首，其中蘭雪軒一人就入選五十八首，是「《朝鮮詩選》作者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佔全書百分之十七」，⁴⁵位居第二的鄭夢周入選十七首，第三鄭希良十六首，第四許筠十五首。略作對比，即可見蘭雪軒在該書所處位置之顯赫。如果加上其他女性，如李玉峰、成氏、俞汝舟妻，「《朝鮮詩選》共收錄女詩人詩七十首，佔全書五分之一。可以說，朝鮮女性文學正式登場，是從《朝鮮詩選》開始的」。⁴⁶

⁴⁴ 原書未見，據徐燾《筆精》卷五「朝鮮許氏」條云：「新都汪伯英曾刻《朝鮮詩》，余已採錄數首。近程將軍相如又輯《四女詩》行於世。」從其引文來看，有蘭雪軒詩，但其他三女為誰氏，從前後則看有李媛（玉峰）、成氏之名，不得確考。見明 Ming·徐燾 Xu Bo 著，沈文倬 Shen Wenzhuo 校注，《筆精》*Bijing*（福州[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Fujian renmin chubanshe]，1997 年），頁 171。

⁴⁵ 祁慶福 Qi Qingfu，〈朝鮮詩選解題〉“Chaoxian shixuan jieti”，《朝鮮詩選校注》*Chaoxian shixuan jiaozhu*（瀋陽[Shenyang]：遼寧民族出版社[Liaoning minzu chubanshe]，1999 年），頁 25。

⁴⁶ 祁慶福 Qi Qingfu，〈朝鮮詩選解題〉“Chaoxian shixuan jieti”，《朝鮮詩選校注》*Chaoxian shixuan jiaozhu*，頁 27。

藍芳威《朝鮮詩選全集》分別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和美國柏克萊大學圖書館藏本，後者優於前者。藍《選》共收詩五百八十五首，其中蘭雪軒詩一百三十首，接近四分之一，其所佔絕對優勢也是十分明顯的。⁴⁷

汪世鍾編《朝鮮詩》四卷未見，據徐燾《筆精》卷五云：「新都汪伯英，從萬中丞經略朝鮮，集其國中古今詩四卷，儼然中華之調，今拔其尤者載之。」⁴⁸所錄有金淨《旅懷》、白元恒《秋夜》、申光漢《書事》、南孝溫《寒食》，又錄女性詩李媛《自適》、《秋恨》，成氏《楊柳詞》二首，許妹《塞下曲》、《西陵行》，謂三人為「女中之英也，詩法尤儔」，又稱蘭雪軒「律詩、古風尤多雅調，〈月殿（當作『玉樓』）上樑文〉亦駢儷，不能悉錄」⁴⁹云云。徐氏所錄之詩，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評價，女性皆優於男性。汪氏編本雖未見，但從其他旁證材料中可知，其選亦突出蘭雪軒。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五十四「朝鮮許姝氏詩」云：「薊州賈司馬、新都汪伯英選梓其中詩成帙，獨許姝氏最多而最工。」⁵⁰甚至在一些中國人看來，東國文壇值得稱道者即在女性，如王同軌云：「亦其地河岳之靈，偏發於陰於柔，如其方偏，故獨盛乎？不知姬公、召公之遺音，許姝氏得聞否？」⁵¹這一信息也反饋至朝鮮，洪萬宗《小華詩評》卷下就引用了以上這段話。

⁴⁷ 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本為殘本，不到全書的一半篇幅，柏克萊大學所藏本較完整。參見李鍾默〈關於伯克利大學藏本藍芳威編《朝鮮詩選全集》〉，李春姬譯，載張伯偉 Zhang Bawei 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 ji yanjiu jikan*]第4輯[no. 4]（2008年），頁319-336。

⁴⁸ 明 Ming · 徐燾 Xu Bo 著，沈文倬 Shen Wenzhuo 校注，《筆精》*Bijing*，頁170。

⁴⁹ 明 Ming · 徐燾 Xu Bo 著，沈文倬 Shen Wenzhuo 校注，《筆精》*Bijing*，頁170。

⁵⁰ 明 Ming · 王同軌 Wang Tonggui，《耳談類增》*Er tan lei zeng*，《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冊1268[vol. 1268]（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頁211。

⁵¹ 明 Ming · 王同軌 Wang Tonggui，《耳談類增》*Er tan lei zeng*，《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冊1268[vol. 1268]，頁211。

概括地說，就上述三種明人所編朝鮮詩選而言，女性詩歌顯然佔據最大比重，其中蘭雪軒詩又獨佔鰲頭。以當時朝鮮人之心理，甚願其詩為中國士林文壇所聞知稱道，視為無上榮光之事。然而中國人所編朝鮮詩卻偏重女性，於是朝鮮士人一方面有所失落，一方面責難許筠，認為是他在向中國介紹朝鮮詩壇時塞入不少「私貨」，以至於眾多朝鮮詩人不為中國所知。申昉（1685-1736）《屯庵詩話》指出：

我東諸公，於文則覩大道者蓋亦無多，詩則抱隋珠、握靈蛇自不少，只緣地限內外，莫自見於中州，為可恨也。錢牧齋《皇明列朝詩集》錄東方詩頗多，而本朝大家，大半見漏。如挹翠、鮪齋皆不得入錄。錄許氏詩最多，此則朱蘭嶽頒詔時，許筠錄付而得與者也。筠於其時最見知蘭嶽，蘭嶽亦曾求東詩於筠，則此實一機會，而筠之所誦傳，率以與己相合者綺羅油膩之作，而使諸公清俊雄放之辭不達於中華，其責有不可逃者。⁵²

這裏所舉《列朝詩集》屬於以中國詩選為主，兼選朝鮮詩之類，但申氏所發出的抱怨，實亦貫通於專選朝鮮詩的選本。這無疑是明清之際文學選本對朝鮮文壇所造成的刺激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刺激的結果也有積極的和良性的一面。

流傳至今的朝鮮時代女性文集，時代最早的為十六世紀初金氏（俞汝舟妻）的《林碧堂遺集》，編纂者為其七世孫俞世基，編纂時間是朝鮮肅宗九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晚於《蘭雪軒集》九十餘年。而編纂動機就是受到《列朝詩集》的刺激，其〈跋〉云：

去歲之冬，友人金子昂斗明以書狀赴燕，購得錢牧齋謙益氏所輯《列朝詩集》歸以眎余。是集也，蓋哀取洪武以後諸家詩編為一帙，吾東圃（隱鄭夢周）、牧（隱李穡）以下百餘家亦得與焉。金氏三篇弁諸閨什之首……今因錢公之所撰，始得家乘所不載、世

⁵²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6，頁98。

間所不傳之三篇，並如前所有四篇為七篇，其亦多矣。

《列朝詩集》所收金氏詩三首（〈別贈〉、〈貧女吟〉、〈賈客詞〉）乃「家乘所不載、世間所不傳」者，俞世基得以見到，激動不已，乃增益其它四首編成《林碧堂遺集》，並邀請當時達宦名流為之序跋，這些序跋中有一共同點，就是對金氏詩入選《列朝詩集》一事驚歎不已，視為文苑奇事。如趙持謙（1639-1785）〈跋〉云：「今世代垂二百年，吾東所不傳之什，至於所不知何人，乃復得之於數千里之地外，風塵掃蕩之後，文物灰燼之餘，此殆遺還也，實我文苑異事。」尹拯（1629-1714）〈跋〉云：「三篇得載於錢牧齋所編《列朝詩選》者甚奇。」韓泰東（1646-1687）〈跋〉云：「東人之所遺，裔孫之所未睹，而中州之士獨得以哀次之，掇取餘馥，攬擷遺英，列之文藝之林者，抑何奇歟？」南龍翼（1628-1692）〈跋〉更慨歎「事尤奇而遇尤幸」。最典型者，乃宋徵殷（1652-1720）〈題義城金氏林碧堂詩後〉：

其絕句三首，得載於天朝錢牧齋謙益所編《列朝詩 》，為使价之所購來。噫！我國僻在海外，雖操觚之士搢賢擢胃，刻意推敲，其得傳於中華者甚鮮，而況林下一婦人，遺懷於閨柵之內，而乃為大朝詞伯之所賞，編入於諸名家詩選，豈不奇且幸哉？⁵³

雖然這三首詩在文獻上存在很多疑問，實為他人之作，但即便如此，在朝鮮人看來仍然是一種榮耀，如南九萬（1629-1711）〈題林碧堂七首稿後〉云：「然則毋論其詩之真贗，夫人以海外偏邦林居寒士之妻，乃為上國文苑諸公所稱道，編錄傳於天下後世，是為盛也。」⁵⁴即便《林碧堂遺集》編成後，仍然只是在家族內部流傳，但上述序跋卻多收入各家文集中，對於朝鮮女性在創作精神上的鼓舞，以及對朝鮮文壇在女性創作觀念上的改變，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⁵³ 宋徵殷，《約軒集》，卷 10，《韓國文集叢刊》冊 164，頁 78-79。

⁵⁴ 南九萬，《藥泉集》，卷 27，《韓國文集叢刊》冊 132，頁 455。

李玉峰約略與蘭雪軒同時，乃趙瑗（1544-1595）之妾，她的詩集也是在一百多年後，由趙氏玄孫趙正萬（1656-1739）於肅宗三十年（康熙四十三年，1704）編成。正萬所編者為《嘉林世稿》，乃其家族三代進士高祖雲江公趙瑗《雲江遺稿》一卷、曾祖竹陰公趙希逸（1575-1638）《竹陰世稿》二卷及祖父近水軒公趙錫馨《近水軒遺稿》三卷，而以《玉峰集》三十二首附於卷末，並有識語云：「李氏，宗室後裔，而雲江小室，玉峰其號也。有所作三十二篇，惜其湮沒無傳，茲附於卷末。」本來，編纂《嘉林世稿》乃正萬秉承其父的遺願所為，內容亦僅為高祖、曾祖和祖父三代文集，何況李玉峰當年還是因為以詩代人擬寫訴狀而被趙瑗逐出門戶者，那麼，究竟正萬是出於何種原因，既編《玉峰集》，又附於家集之後，還為李氏立傳，撰寫《李玉峰行蹟》，着意表彰其文學才能。我認為，這與眾多中國詩選收入李氏詩有直接關係。試檢諸家選本，李氏詩入選吳明濟《朝鮮詩選》十首，《古今女史》六首，《名媛彙詩》六首，《名媛詩緯初編》三首，《名媛詩歸》十三首，《列朝詩集》十一首，《明詩綜》二首，從《筆精》一書中尚可知，其詩還被選入了汪世鍾《朝鮮詩》和程相如《四女詩》中。這一情形，趙正萬未必完全清楚，但或亦有所耳聞。他在編纂《玉峰集》時，已明確提及其中十一篇出自於《列朝詩集》，並對其中三篇作品旁見其他文集，提出「未詳孰是」的疑問。在《李玉峰行蹟》中又特別指出：「中朝人亦奇其詩，重其節，採其所作錄於《列朝詩集》中，稱之以閩秀玉峰李氏。……不唯名播於東土，終為天下人之艷嘉。」吳明濟的《朝鮮詩選》、汪世鍾的《朝鮮詩》多為當時朝鮮人提及，趙氏或亦寓目。⁵⁵總之，正萬此舉正是受到中國選本刺激的結果，畢竟這是一

⁵⁵ 有些書當時尚未傳入朝鮮，或雖傳入而不流行，如《名媛詩歸》即為罕見之書，李德懋於正祖二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入燕，曾在北京琉璃廠書肆「抄我國之稀有及全無者」，將其書目錄入其《入燕記》，其中就有《名媛詩歸》。所以我推測趙正萬未必見過此書。此前南九萬曾根據《名媛詩歸》判斷《列朝詩集》所選金林碧堂三首為偽，但南氏曾於肅宗十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二年（1686）兩次作為正使赴燕，得《名媛詩歸》一帙，故能據此發現問題所在。

件十分榮耀的事，也就堂而皇之地將《玉峰集》編入《嘉林世稿》之中，並刊刻行世。

其實，東國選本之入選女性詩歌是從許筠的《國朝詩刪》開始的。此前的選本，存世最早者為高麗時代崔瀆（1287-1340）《東人之文》（僅存《四六》十五卷），其序文見徐居正《東文選》，自謂「欲觀東方作文體製，不可捨此而他求也」，⁵⁶他是抱着「文章華國」的動機編纂此書的，故閔思平（1295-1359）云：「東人文數卷，拙翁手自撰。觀其用意深，奚啻比騷選。所以欲刊行，要令華人見。」⁵⁷後來的若干選本，如趙雲佐《三韓詩龜鑒》、金宗直（1431-1492）《青丘風雅》、《東文粹》、徐居正《東文選》等，都含有彙集東人作品的用意。但即便如此，我們也看不到任何女性作品的影蹟。《東文選》多達一百三十卷，其中詩歌部份佔十九卷。雖然在卷四收錄了真德女王的〈織錦獻唐高宗〉，其作者却署作「無名氏」。申用溉（1463-1519）等編《續東文選》也同樣不收女性作品。以此看來，《國朝詩刪》選入金氏、曹氏、楊士奇妾、李氏、伽倻仙女以及蘭雪軒詩，在朝鮮選集史上不啻為一種革命。但由於許筠之被處死，其著述也遭受厄運。以《國朝詩刪》而言，朴泰淳（1653-1704）為刊刻該書所撰序文中即指出：「筠既誅死，是集與其所著述殆至湮亡。好事者間或收錄，而以其出於筠也，莫肯有表章之者。」⁵⁸而且在肅宗二十一年（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印後，在二十六年（1700）就險遭毀板的命運。⁵⁹因此，就對東國文學選本的影響而言，《國朝詩刪》未必有多大作用。而從南龍翼《箕雅》（1688年編）開始，朝鮮文學選本中多選入

⁵⁶ 徐居正，〈東人文序〉，《東文選》（馬山：民族文化刊行會，1994年），冊4，卷84，頁349。案：更早的選本如金台鉉《東國文鑒》已佚。

⁵⁷ 閔思平，〈送鄭諫議之官金海得見字〉，《及菴詩集》，卷1，《韓國文集叢刊》冊3，頁58。

⁵⁸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4，頁305-306。

⁵⁹ 參見左江 Zuo Jiang，〈《國朝詩刪》研究〉“Guochao shishan yanjiu”，《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 ji yanjiu jikan，第2輯[no. 2]（2006年），頁65-96。

女性詩是一客觀事實，這與明清時代文學選本的刺激和影響是分不開的。南氏〈箕雅序〉云：

至若草野韋布之咏，亦皆旁搜而並錄，暨其羽士、衲子、閨秀、旁流及無名氏之類，一依《唐詩品彙》例，各附其末。⁶⁰

共收錄女性七人三十七首之作，即許氏二十五首，曹氏一首，李媛四首，楊士彥妾二首，黃真一首，妓翠仙二首，妓桂生二首，以蘭雪軒為冠。宋相琦編《東文選》（通稱《別本東文選》，1713年編），⁶¹共收錄女性五人十九首，即許氏十三首，曹氏一首，李媛三首，楊士彥妾一首，妓桂生一首，亦以蘭雪軒為冠。奎章閣藏本《大東詩選》（1770年編），此書乃在閔百順（字順之，1711-1774）、洪大容（1731-1783）《海東詩選》（1766-1767年編）基礎上增補而成。⁶²《海東詩選》原為洪大容請閔氏編纂，其間因緣見於其〈海東詩選跋〉：

曩余入燕，與杭州高士潘蘭公游，蘭公請見東國詩，余諾而歸，取見諸家所選多未粹，且近世號稱名家者，多未及入焉。遂欲廣搜為一編，而顧不嫻於詩律，未果也。丹丘先生閔順之氏，父友也，適自灑（當作「驪」）江來，聞余北行與中國高士交，叩其事甚悉。及聞蘭公意，乃奮然曰：「詩固非東國所長，而自前華人或有采者，是不鄙夷我也。但為疆域所拘，典籍不相通，其所采者在東國未必為精選，而乃謂東國之詩如斯而止，則東人之恥也。且蘭公之意甚勤，而子之所欲應者甚誠，余豈不樂為助焉？」遂相與往復添刪，成若干編，而貢使有期，入褫是急，未暇細心脫

⁶⁰ 南龍翼，《箕雅》（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頁3。

⁶¹ 通稱《別本東文選》，列入《奎章閣資料叢書·文學篇》（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8年）。

⁶² 參見金南基，〈大東詩選解題〉，見《大東詩選》《奎章閣資料叢書·文學篇》（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1年），卷首，頁5-27。

稿，安保其能無遺珠濫竽，而東詩之本末則略具於是矣。⁶³

可見此書之編纂，既有對中國選本入選朝鮮詩的自豪，也有對其選目之不滿，因而欲另選一編，送到中國，以顯示東國詩學精華之所在，而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女性作品，總計真德女王一首，許氏二十一首，曹氏一首，李媛六首，楊士奇（彥）妾一首，李氏一首，妓桂生一首，婢孽玄一首，翠仙一首，鬼女一首。除真德女王詩外，其餘皆列於各體之末，另標「閨秀」以別之，一依《唐詩品彙》之例。《海東詩選》初由閔、洪二人相與討論去取，但也徵求他人意見，如安錫徹（1718-1774）就曾向閔氏有所建議，提出選詩「不可局於一法」，「不可求媚於俗而有所趨避」⁶⁴等主張。李德懋《清脾錄》卷一「金高城副室」條也特別提及李氏詩「四百字內變換移易，綽有餘地」，見載於「閔成川百順《東詩選》」。⁶⁵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海東詩選》代表了當時朝鮮文壇較為普遍的認識，包括對於女性詩的認識。洪大容曾於英祖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1765）赴北京，見到杭州人士潘庭筠（蘭公）等，據其記載，潘欲觀東詩，特別詢及女性詩：

蘭公曰：「東方婦人有能詩乎？」余曰：「我國婦人，惟以諺文通訊，未嘗使之讀書，況詩非婦人之所宜，雖或有之，內而不出。」……
蘭公曰：「貴國景樊堂，許筠之妹，以能詩入於中國詩選。」余曰：「女紅之餘，傍通書史，服習女誡，行修閨範，是乃婦人事。若修飾文藻，以詩得名，終非正道。」⁶⁶

⁶³ 洪大容，《湛軒書》，內集，卷3，《韓國文集叢刊》冊248，頁74。案：關於編輯此書事閔百順亦有所表述，內容相近，見閔氏〈會友錄序〉，《湛軒書》，外集，卷1。

⁶⁴ 安錫徹，〈答閔順之〉，《雪橋集》，卷6，《韓國文集叢刊》冊233，頁545。

⁶⁵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32，《韓國文集叢刊》冊258，頁11。

⁶⁶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2，《韓國文集叢刊》冊248，頁136。案：《湛軒燕記》本的文字與此略有出入。

洪大容當面雖力辯女性不宜為詩，但歸國後與閔氏同編《海東詩選》，還是收入了三十四首女性詩，顯然是對潘氏的刺激所作出的回應。潘庭筠與洪大容此番談話引起的反響尚不止於此，如李德懋就因此而致書潘氏，索取其婦詩稿：「前因湛軒聞先生賢閣湘夫人有《舊月樓集》，閨庭之內，載唱載和，真稀世之樂事。詩品與桐城方夫人、會稽徐昭華何如也？似有刊本，願賜一通，留為永寶。」⁶⁷即便「留為永寶」云云含有恭維之意，但主動索取女性作品，至少表示出一種較為積極的態度。這種態度的轉變與中國自明代以來大量女性詩文集的編纂，以及這些書之傳入朝鮮，並引起文壇關注有不可忽視的聯繫。成海應（1760-1839）《蘭室譚叢·婦人詩集》條云：

婦人詩集始於顏竣、殷淳，而徐陵、李康成有《玉臺》之編，蔡省風有《瑤池》之咏，代如甄綜，韋毅《才調集》輯閨秀一卷。宋元以降，選家類不見遺。明朝則有鄺琥之《彤管遺編》，張之象之《彤管新編》，田藝衡之《詩女史》，劉之珍之《翠樓集》，俞憲之《淑秀集》，周履清（案：當作「靖」）之《宮閨詩》，鄭琰之《名媛彙編》，梅鼎祚之《女士集》、《青泥蓮花記》，姚旅之《露書》，潘之恒之《巨史》，趙問奇之《古今女史》，无名子池上客之《名媛璣囊》，竹浦蘇氏之《臙脂璣》，蘭陵鄒氏之《紅蕉集》，江邦申之《玉臺文苑》，方維儀之《宮閨詩史》，沈宜修之《伊人思》，李嫺之《閨秀集》，而青黃雜糅，真贗交錯，濟南王士禛悉從考正，為《然脂集》。⁶⁸

成氏列舉了大量明代閨秀詩集，⁶⁹可見當時傳入朝鮮者不在少數，這勢必對朝鮮文壇造成影響，衝擊了朝鮮人的思想觀念，使其對女性為文的態度發生轉變。李德懋向潘庭筠索取《舊月樓集》，同時又提及方夫人、徐昭

⁶⁷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卷 19，《韓國文集叢刊》冊 257，頁 264。

⁶⁸ 成海應，《研經齋全集》，外集，卷 61，《韓國文集叢刊》冊 278，頁 108。

⁶⁹ 其中也有個別訛誤，如《青泥蓮花記》、《露書》皆為筆記小說，非女性詩集。

華的詩，也是朝鮮文壇對女性作品關注的表現之一。而在其《清脾錄》中，有七則評論與女性創作相關，除中國、朝鮮之外，還關注到安南的閨秀詩。⁷⁰

隨着各種入選女性作品的詩選增多，一方面對女性文集的刊行有所推動，另一方面，朝鮮也開始出現專以女性作品為範圍的選本。以我的見聞所及，李圭景《彤管拾遺》是第一部。其《詩家點燈》卷十「閨秀咏菽詩」云：「予嘗萃古今閨彥之詩，名以《彤管拾遺》。」⁷¹隨後提及「歲癸丑之暮春」云云，可推此書編纂時間約在 1853 年前後。繼有佚名編《李朝香奩詩》（1906 年後）、安往居編《洌上閨藻》（約 1926 年）。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郭璨《東洋歷代女史詩選》（1920 年），全編共六卷，收錄中國、日本、朝鮮女性詩歌五千五十餘首，是第一部甚至是僅有的一部以東亞女性詩為範圍的選本。其中卷一至卷五歷選自少昊嫫祖至清代女性四百三十七家，卷六收日本女性十六家，朝鮮女性四十四家，以選本形式展現了東亞女性詩的整體風貌。這一眼光，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是非常可取的。

肆、朝鮮女性文學意識之自覺

所謂「女性意識」，首先是意識到男女有別，具體到辭章著述，就歸結到女性不宜為文。即便偶一有作，也應「內言不出於梱」。⁷²這在東方

⁷⁰ 李德懋對朝鮮、中國及越南女性詩文的關注，也受到日本「女子能詩」的刺激。參見張伯偉〈漢文學史上的 1764 年〉中相關論述，載張伯偉 Zhang BOWEI 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Fengqi yunyang: shoujie Nanjing daxue yuwai hanji yanjiu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9 年），頁 107-109。

⁷¹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 12，頁 687。

⁷² 《禮記·曲禮上》。據孔穎達疏：「內言，女職也，女職調織紵，男子不得濫預，故言不出梱也。」見清 Qing·阮元 Ruan Yuan，《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Shisanjing zhushu · Liji zhushu*（臺北[Taipei]：藝文印書館[Yiwen yinshuguan]，2001 年），卷 2[juan

的思想傳統中由來已久，在朝鮮女性的思想中，也向來多取認同至少是默認的態度。由於缺乏受教育的機會，即便是世家大族的女子，也多為「肩外見學」。⁷³有創作才華的女性，亦往往自覺地壓抑之。以安東張氏（1598-1680）為例，她「性聰明」，其父「惟一女，奇愛之，授以《小學》、《十九史》，不勞而文義通」，⁷⁴但卻「以文藝非婦人所宜，絕不肯留意」。⁷⁵又如浩然齋金氏（1681-1722），「通書史，能詩文，詞調清楚，警句逼唐，然不以自炫，惟服女事，雖其夫未盡知也」。⁷⁶不過，在金氏內心深處，已不能不對身為女性而感到遺憾和傷痛，不能不對人生價值的實現有所期待和追求。其〈自傷〉云：「自傷閨女身，蒼天不可知。奈何無所為，但能各守志。」又〈自歎二首〉之一云：「年來漸覺詩情少，老去偏知別恨多。點檢平生無所就，到今窮谷悔如何。」⁷⁷她傷歎的是「無所就」和「無所為」，顯然，她追求的就該是「有所就」和「有所為」了。

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朝鮮女性意識進一步覺醒。她們認識到男女雖有別，但從受之於天的「人性」而言，則並無區別。因此，女性也應同男性一樣有所追求，甚至提高到自期成賢成聖或立言不朽的境界，代表了其文學（廣義的）意識的自覺。允摯堂任氏（1721-1793）即為代表之一，她指出：「我雖婦人，而所受之性，則初無男女之殊。縱不能學顏淵之所

2]，頁 37。原意指男女各有所司所職，互不干預。但後來漸變為女子之言論不得傳於外，這種解釋在朝鮮尤其突出。

⁷³ 此朝鮮俗稱，指的是「在家塾之內，姐妹在兄弟讀書之傍，從肩外聞而知之」。見李能和，〈朝鮮婦女知識階級〉，《朝鮮女俗考》（翰南書林，1927年），章 22，頁 133。

⁷⁴ 李玄逸，〈行實記〉，載《張氏實記》，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⁷⁵ 李象靖，〈寄兒徽逸書跋〉，載《張氏實記》，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⁷⁶ 鍾杰，〈自警篇跋〉，載《浩然齋集》，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⁷⁷ 鍾杰，〈自警篇跋〉，載《浩然齋集》，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學，而其慕聖之志則切。」⁷⁸因此，其內心亦有著述不朽之意，故在六十五歲之齡將自己的文稿編輯成冊，並作序云：「逮至暮年，死亡無幾，恐一朝溘然草木同腐，遂於家政之暇，隨隙下筆，遽然成一大軸，總四十編。」⁷⁹於是生前編輯自己的文集之風，在朝鮮女性世界中鬱然興起。如芙蓉堂申氏（1732-1791），據其姪申奭相（1738-？）於癸亥年（1803）所撰〈祭姑母尹夫人文〉云：「昔我祖考妣以德義教於家，吾父兄弟三人以文詞震一世。夫人以我祖考妣之少女，興於三公之風，於書讀《內則》、《曲禮》、《列女傳》，於文章學漢魏古詩，其五七言有《安世房中》之遺音，自以為《芙蓉堂集》者亦且數卷。」可知其生前已自編《芙蓉堂集》。芙蓉堂為高靈申澔之女，其三位兄長分別為石北申光洙（1712-1775）、騎鹿申光淵（1715-1771）、震澤申光河（1729-1792）。「高靈之申，世以文學顯。」⁸⁰申氏亦不甘落後，有所著述。三宜堂金氏（1769-1823）有《三宜堂稿》二卷，卷一為詩，計九十八題二百六十首，附丈夫河氏詩十五首。卷二為書六篇（附河氏書四篇）、序七篇、祭文三篇及雜識六篇。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中，數量已屬可觀。卷首有金氏自序，可知當出於其手編，自謂「戶庭內所見聞閱歷，或言或詩，任情染毫，而自為後日鑑規云」，「任情」二字，實為此稿之寫照。就詩體而言，有古體、律詩、絕句，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而其最鍾情者乃雜言，長短錯落，甚至不必合乎格律，一任情感之抑揚。彙而成編，實亦不甘於其生命之徒然搖落。靜一堂姜氏（1772-1832），坦齋尹光演（1778-？）之妻，平日多與丈夫討論經史，有《答問編》。聞人有一言一行之善，輒錄入以為楷模，成《言行錄》。二書皆於其生前遺失，姜氏嘗歎云：「平生精力，盡歸烏有矣。」⁸¹姜氏女性意識甚為強烈，其上夫子尺牘云：「為父母者信世俗

⁷⁸ 允摯堂，《允摯堂遺稿·克己復禮為仁說》，《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549（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 年），頁 381。

⁷⁹ 允摯堂，《允摯堂遺稿·文草謄送溪上時短引》，《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549，頁 416。

⁸⁰ 申光洙，〈（申光洙）行狀〉，《石北集》，卷 16 附錄，《韓國文集叢刊》冊 231，頁 506。

⁸¹ 姜元會，〈（靜一堂）行狀〉，載《靜一堂遺稿》，張伯偉 Zhang Bowie 主編，《朝鮮時代

之語，以教女子讀書為大忌，故婦女往往全不識義理，甚可笑也。」又云：「允摯堂曰：『我雖婦人，而所受之性，初無男女之殊。』又曰：『婦人而不以任、姒自期者，皆自棄也。』然則雖婦人而能有為，則亦可至於聖人。」與允摯堂一脈相承。由此亦可見，朝鮮女性文集在女性世界中亦頗有流傳。又其〈自勵〉詩云：「休令好日月，游浪斷送虛。宜鑑不學者，枯落歎窮廬。」辭意出於諸葛亮〈誠子書〉：「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⁸²姜氏顯然是以男子自勵。由於自覺女性在著述上並不劣於男性，因此，朝鮮後期的女性在討論經史文學時，便有意識地與男性作平等對話，甚至還有居高臨下之勢。靜一堂是其突出代表，故洪直弼（1776-1852）嘗謂尹光演曰：「孺人，君之師也。君更讀十年書，可以知孺人之德。」⁸³李宜鉉則云：「知坦齋之學，實資于夫人開發之益，雖謂之妻而師可也。」⁸⁴尹氏哀悼之際，亦以學生自居：「吾有所疑，誰其釋之？吾欲有為，誰其成之？吾有錯誤，誰其正之？吾有過尤，誰其戒之」。⁸⁵而清閒堂金氏（1853-1890）常與其弟講論經傳、商討文史，其弟引述道：「論史則曰：『定名分，不可不讀《春秋》，抑其次紫陽《綱目》。』論文則曰：『韓文汰健，柳文巧雕，歐文內剛而外柔。兼得韓柳，方可為文。』論詩則曰：『詩言志也，言志莫如老杜，其餘吐芳咀華、買櫝遺珠之不能使人屈膝者流，無足齒算。』」⁸⁶頗有傲

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⁸² 三國 Sanguo · 諸葛亮 Zhuge Liang, 《諸葛亮集》*Zhuge Liang j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1960年), 卷 1[juan 1], 頁 28。

⁸³ 洪直弼, 〈孺人晉州姜氏墓誌銘〉, 載《靜一堂遺稿》, 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⁸⁴ 李宜鉉, 〈挽章〉, 《靜一堂遺稿》, 載《靜一堂遺稿》, 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⁸⁵ 尹光演, 〈祭亡室孺人姜氏文〉, 載《靜一堂遺稿》, 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 《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⁸⁶ 金商五, 〈清閒堂散稿序〉, 《清閒堂散稿》, 《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13 (首爾: 景仁文化社, 1999年), 頁 116-117。

視群雄之態。不僅士大夫家族女性如此，甚至青樓出身後為文人小室者亦有出人意表之言。如金錦園（1817-1887 以後）〈湖東西洛記〉云：「天既賦我以仁知之性、耳目之形，獨不可樂山水而廣視聽乎？天既賦我以聰明之才，獨不可有為于文明之邦耶？既為女子，將深宮固門、謹守經法，可乎？既處寒微，隨遇安分、湮沒無聞，可乎？」又如朴竹西（約 1820-1851），亦有詩才之自矜及對名聲之嚮往，〈閒居〉云「詩到精工不欲多」，〈述懷〉云「若教後世仍無跡，何患當今未有名」，〈遣懷〉云「綠陰誰與共吟詩，白雪高歌恨少知」，甚至有追求聖賢之願望，所謂「且惜寸陰勤事業，聖賢元不在於天」。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更有一些女性將目光放到平民教育及女性教育上，如吳孝媛（1889-？）奔走東瀛，釀資興辦女校，並形諸吟咏。〈為明新女學校創立事入東京〉云：「留心女學界，設校號明新。」〈抵廣島縣贈藝備新聞社〉云：「吾邦昧教育，女子未開明。」〈發馬關時回顧釜山有感〉云：「閨門教育其何達，意思悠悠自不忘。」〈呈東京皇族夫人會〉云：「多愧吾邦無女學，擔憂涉海素情陳。」崔松雪堂（1855-1939）亦秉承其母「淨財育英」之遺教，創辦金泉中學。從此，朝鮮女性開始得到與男性同等的教育機會。總之，隨着女性意識的自覺，從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女性文集的刊行也日益豐富起來。茲將朝鮮時代女性文集刊本列之如下，⁸⁷即可看出此一趨勢：

《蘭雪軒集》，宣祖四十一年（1608）木版本；肅宗十八年（1692）重刊本；肅宗至英祖年間戊申字本。

《梅窗集》，顯宗九年（1668）木版本。

《玉峰集》，肅宗三十年（1704）木版本。

《杏堂殤姊冤稿》，正祖九年（1785）木活字本。

⁸⁷ 除刊本外，也有以抄本流傳於世者，亦有以諺文創作者，此處從略。又關於朝鮮時代女性著述編纂及流傳之文獻學研究，可參考崔然美，《朝鮮時代女性著述之編纂、抄寫及刊刻之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學院文獻情報學科博士論文，2000年6月）。

《允摯堂遺稿》，正祖二十年（1796）木活字本。

《令壽閣稿》，純祖二十四年（1824）全史字本。

《靜一堂遺稿》，憲宗二年（1836）木活字本。

《竹西詩集》，哲宗二年（1851）木活字本。

《情靜堂遺稿》，哲宗九年（1858）木活字本。

《只在堂稿》，高宗十四年（1877）木活字本。

《光州金氏逸稿》，高宗三十二年（1895）木活字本。

《貞夫人安東張氏實記》，光武八年（1904）木版本。

《許夫人蘭雪軒集》附《景蘭集》，1913年刊本。

《姑婦奇譚》，1915年刊本。

《清閒堂遺稿》，1917年刊本。

《松雪堂集》，1922年刊本。

《小坡女史詩集》，1929年刊本。

這些文集的刊行者大多為作者的丈夫或子孫。朝鮮女性文學意識的自覺，無疑推動了其寫作熱情的高漲，也激發了其編纂文集以達不朽的追求，但認同其文學創作並為之刊行於世，實乃男性之作為。這不是簡單地搜奇獵異或點綴升平，而是女性文學的實績所結出的碩果。

伍、朝鮮女性文學成就之影響

中國自明代以來，女性文學開始興起，至清代而達到巔峰。面對女性創作的風靡一時，魚龍混雜，雷瑨《閩秀詩話自序》曾引用櫟下老人的一段話：「婦人女子之詩最易傳播，以其為婦女也，人不求備，不大望焉，

故一脫口而詩即傳。」⁸⁸櫟下老人即周亮工，此意原出於徐世溥，以為幸而為女性則詩文易於傳播，⁸⁹當為有激而言。這一論述，並不適用於朝鮮女性詩文的編纂刊行。在評論或刊刻女性文集時，朝鮮男性對其學術見解或文學成就皆予以高度評價，甚至覺得還優於男性。不過，這有一個從隱蔽到公開的過程。

朝鮮時代有較多作品存世的最早的女性，應推宋德峰（字成仲，1521-1578），她是柳希春（字仁仲，號眉巖，1513-1577）的夫人，其作品皆見錄於《眉巖日記草》。希春長於經學，而在詩文方面對夫人甚為推崇。在日記中常常提及，或云「夫人詞意俱好，不勝歎服」；⁹⁰或云「夫人和我詩甚佳」；⁹¹不止於此，他還記載了夫人的指導性意見：

希春述先戒，作詩一句云。夫人謂余曰：「詩之法，不宜直說若行文，然只當起登山渡海，而說仕宦於其終可也。」余即矍然從之，遂作詩云云。⁹²

又其次韻夫人〈醉中偶吟〉詩，末句云「不如歸舍饌前榮」，自注曰：

「舍」改作「去」，從夫人指也。⁹³

⁸⁸ 王英志 Wang Yingzhi 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冊 2 [vol. 2]，頁 871。

⁸⁹ 周亮工《書影》卷一：「徐世溥曰：『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焉。幸而出於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口，蔑不傳矣。』……以其為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於是或並其陋者載之。」見清 Qing·周亮工 Zhou Lianggong，《書影》*Shuying*，頁 25。

⁹⁰ 庚午六月十二日，《眉巖日記草》（朝鮮總督府，1938 年），冊 2，頁 293。

⁹¹ 乙亥十二月初一，《眉巖日記草》，冊 5，頁 85。

⁹² 丙子十一月十一日，《眉巖日記草》，冊 5，頁 290。

⁹³ 《眉巖日記草》，冊 5，頁 322-323。

日記是個人檔案，原屬秘不示人者，雖然後來也被選入其《眉巖集》中，但已是在哲宗元年（1850）由其後裔慶深編次，高宗三年（1866）刊刻行世。

高調公開表彰女性詩，以許筠為第一，他把其姊氏蘭雪軒推崇至「天仙之才」，人們一方面感歎許門多才，而在將其兄妹三人作比較時，甚至更加突出蘭雪軒。如沈守慶云「筠、筠以能詩名，而妹頗勝云」；⁹⁴申欽（1566-1628）稱蘭雪軒「詩集刊行於世，篇篇警絕」。⁹⁵甚至還有編造故事傳說，如具樹勳《二旬錄》載，朱之蕃出使朝鮮，許筠為從事官，朱出上聯「二水分為坎」，使筠為對，百般為難，回家得蘭雪軒之助，對以「三山斷作坤」，「筠驚歎不已，即以此酬之。華使大奇，之後知蘭雪所賦，尤加稱賞。以此《蘭雪集》朱使序之，華文之弁卷於偏邦女人文集，罕有之事也」。⁹⁶中國方面也有所呼應，如《筆精》卷五稱許氏「兄弟並著才名，而妹詩尤工」，⁹⁷《列朝詩集》閩集讚她「才名出二兄之右」。⁹⁸

因此，朝鮮女性詩文集之刊行，實出於人們對其成就之高度讚賞。因此，即便說朝鮮時代的文化環境並不利於女性文學的成長發展，但傑出女性的優異表現，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改變或者改善其文化環境的。茲再舉若干例證如下：

允摯堂任氏在當時即有令名，李敏輔（1717-1799）〈鹿門先生文集序〉（撰於1794年）中特別提及她的「天授經識，性理仁義之論，又古今閨閣中一人也」。⁹⁹洪直弼〈上雲湖任丈靖周〉亦云：「《允摯堂集》

⁹⁴ 沈守慶，《遣間雜錄》，《大東野乘》，頁327。

⁹⁵ 申欽，《晴窗軟談》，《稗林》，頁33a。

⁹⁶ 《紀聞叢話》引（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90年栖碧外史海外蒐佚本），頁368-369。
案：《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據《稗林》本輯錄此條，文字不全。

⁹⁷ 清 Qing·徐燾 Xu Bo 著，沈文倬 Shen Wenzhuo 校注，《筆精》Bijing，頁171。

⁹⁸ 清 Qing·錢謙益 Qian Qianyi，《列朝詩集》Liechao shiji，閩集第六，冊12[vol. 12]，頁6856。

⁹⁹ 任聖周，《鹿門集》，卷首，《韓國文集叢刊》冊228，頁3。

亦有數文字，莫以出於閨閣而秘之。」¹⁰⁰力勸出版發行。《允摯堂遺稿》於正祖二十年（嘉慶元年，1796）刊行於世，隨即引起強烈反響。如朴胤源（1734-1799）〈與任釋共〉云：「令姊氏允摯堂，學問高明，簪珥之身而卓然為儒者事業，奇哉偉哉！……婦人之能文章，古蓋有曹大家，而至於道學，任、姒之後，果復有誰歟？此殆數千年一人而已。既已超絕乎倫類，所著述又燦然，則是宣傳之百世而不朽也，何可以巾幗而掩之哉？後之女士，必有取法焉者矣。」¹⁰¹這番話，後人在論述靜一堂時還特加引用。因此，當其弟靖周（1727-1796）刊行此集時，也是高調推出：「是集者，殆書契後無見焉。然則雖謂之天地間不可無之文字，未為過也。而今日印行，抑亦非天意也歟？」¹⁰²

令壽閣徐氏（1753-1823）也同樣傑出。《令壽閣稿》共收其詩一百十五題，辭一首。其中最引人矚目者，乃其〈次歸去來辭〉。李圭景《詩家點燈》卷二云：「我東世家夫人徐氏，……能文章，精數學，有詩數十篇，附刻《洪氏世稿》中。次彭澤〈歸去來辭〉，以夫人而有此，乃是創聞，雖中原女士無此作也。」¹⁰³正因為其文學成就突出，朝鮮人固有的觀念也由此而受到衝擊和挑戰，並且有所改觀。洪翰周（1798-1868）云：「有穎異絕人之才，則不無能詩文、通經史之婦人。如柳眉庵希春之妻、李玉峰、許蘭雪之類，歷歷可知也。如使此等婦女勸課教誨，隨才成就，一如丈夫之專門，則安知無谿、澤、農、息之輩出於閨閣也？以余親見言之，余仲從叔足睡公夫人，近世卓然之才也。嘗所著詩文，已載《令壽閣

¹⁰⁰ 洪直弼，《梅山集》，卷 7，《韓國文集叢刊》冊 295，177。

¹⁰¹ 朴胤源，《近齋集》，卷 8，《韓國文集叢刊》冊 250，頁 153。

¹⁰² 任靖周，〈允摯堂遺稿跋〉，《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549，頁 457-458。

¹⁰³ 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卷 12，頁 67。參見曹虹 Cao Hong，〈論朝鮮女子徐氏〈次歸去來辭〉〉“Lun Chaoxian nüzi Xushi ‘ci guiqulaici’”，《中國辭賦源流綜論》*Zhongguo cifu yuanliu zonglun*（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5 年），頁 244-260。

稿》中，亦附入於我《洪氏世稿》之末。」¹⁰⁴谿谷張維（1587-1638）、澤堂李植（1584-1647）、農巖金昌協（1651-1708）、息庵金錫胄（1634-1684）是十六、十七世紀朝鮮文壇大家，洪氏取以為比，可見在其心目中女性文學之地位。

三宜堂金氏有《三宜堂稿》二卷，其自序云：「聖上（正宗）踐祚，治教休明，菁莪化蔚，鴻儒紛起。《關雎》德盛，賢媛踵出。自國而南，藹然有『二南』氣象。」將「賢媛踵出」與「鴻儒紛起」相對，皆國家「治教休明」之一表徵。她能夠大膽地作這番表述，也從一個側面透露出當時文化環境的改觀。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女性作品，往往附在丈夫、兒子或家族之後，而金氏却是將丈夫河澗（1769-？）的詩文附在自己的文集中，共計詩十五首、書四通，此事似堪與清代錢孟鈿《浣青集》之附入其夫崔曼亭作品相比，可謂「夫以婦傳」。¹⁰⁵金氏曾記其禮成之夜夫婦對話：「夫子揆妾略涉古詩，問曰：『古人詩中何句最佳？』余曰：『裴公席上壓倒樂天者，楊汝士之詩也；伶官樓上登歌妙妓者，王之渙之詞也，而皆吾不取也。但杜牧之詩所謂「平生五色綫，願補舜衣裳」者，是吾雅誦也。』……（夫子）遂題二絕曰：『世間幾男兒，忠孝一婦子。吾東四百年，風化觀於此。』『之子宜家法，須看取古詩。平生忠孝意，愧不及蛾眉。』」¹⁰⁶將這番對話記錄為文，亦頗有自愛自賞之情。而重要的是，

¹⁰⁴ 「令壽閣徐氏」，《智水拈筆》（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4年）栖碧外史海外蒐佚本），卷3，頁164。

¹⁰⁵ 《粟香五筆》云：「名家集後多附刻其室人詩詞，……惟崔曼亭觀察著述無存，僅有題辭五古及〈百字令·咏牡丹〉詞一首，附錢浣青集，則又夫以婦傳。」清 Qing·施淑儀 Shi Shuyi，《清代閨閣詩人徵略》*Qingdai Guige shiren zhenglue*，卷5引[Juan 5 yin]，《清代閨秀詩話叢刊》[*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冊3[vol. 3]，頁1928。案：據袁枚說，「有《浣青集》行世，其號浣青者，欲兼浣花、青蓮而一之也。」見清 Qing·袁枚 Yuan Mei，《隨園詩話》*Suiyuan shihua*，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zue chubanshe]，1982年），卷5[Juan 5]，第55條，頁156。即兼綜杜甫、李白，可見其志向之遠大。

¹⁰⁶ 〈禮成夜記話〉，《三宜堂稿》，卷2，轉載自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

在其他男性看來，金氏確有過人之處。鄭鍾燁（1885-1940）〈晉陽河氏五孝子傳〉云：「滌妻金氏，聰慧警敏，婉順貞淑，為女為婦，俱得其道。早受家學，射獵經史，一覽輒記，而文思水湧風發。金精玉美，雖許蘭雪、李玉峰，蔑以過此。而至於義理處，辭氣森嚴，有丈夫之所難及。」¹⁰⁷文章主旨是為河氏五子立傳，却大談金氏「有丈夫之所難及」，頗堪玩味。

靜一堂姜氏作為女性，其言行在朝鮮時代實有「出格」之嫌，《靜一堂遺稿》充斥了大量「訓夫」之作，文集刊行於世，也仍然能為眾多男性所接受。尹濟弘序其遺稿云：「古昔哲婦賢媛之名於後世者……何限，而至於義理之精解，學力之深造如此卷者，豈易得於閨閣之內也？」洪直弼誌其墓云：「今讀孺人之文，其敦學問、裨世程者，近古閨閣中一人，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而自姜元會以下十四人所撰輓章，皆高度評價其人其文。就性別角度而言，姜元會之「若置吾家男子列，優看世稿更添光」，謂其所作不亞於男性；姜昌會之「愧我男子身，讓與繼家風」，則更自慚不如；至李觀夏云：「尹子修身士，平生師其婦。」白東奎云：「時人皆仰坦翁儀，不識坦翁自有師。」則進而將女性置於男性之上。宋釋圭（1759-1838）跋其稿，亦謂「閨閣中希聖之工，可以愧世之為丈夫而無立志者」。雖有異議，却甚為微弱。如任憲晦（1811-1876）〈與韓文五運聖〉云：「先師所撰尹光演夫人精（靜）一堂文字（似是其文集序或跋），愚欲存之，則諸賢以為學問非婦人本色，且有所不足於尹，力言刪去，愚意則終未釋然。蓋『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雖是婦人事，如有姿質純正、學問高明之人，則尤其是奇事，何可以非所宜於閨閣，而不為之幽顯闡微乎？且尹之不足，自是尹之事，何與於其夫人哉？」¹⁰⁸接着又引用朴胤源〈與任釋共〉中論允摯堂的一番話（已見上引）再作強調。可見至十八

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

¹⁰⁷ 鄭鍾燁，《修堂先生文集》，卷4，《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396（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頁262。

¹⁰⁸ 任憲晦，《鼓山集》，卷3，《韓國文集叢刊》冊314，頁73。

世紀末葉，朝鮮士大夫已頗能欣賞知識女性，努力為之刊行文集，並期待「傳之百世而不朽」。其基礎就是這些女性本身的出類拔萃，學問高明而又著述燦然。

其實，這種對於女性才華、見識的欣賞和讚美，到了十九世紀的朝鮮社會，已經不限於以知識女性為範圍。只要是真有才華，無論其身份如何，都能獲得男性的高度肯定。金錦園（1817-1887 以後）原為原州營妓，後為金德喜小室。李裕元（1814-1888）曾評論錦園之「詩文俱麗」，又特別指出其祭金德喜文「非比女史作也」。¹⁰⁹金正喜（1786-1856）與德喜為從兄弟，讀錦園祭文，亦由衷讚嘆為「奇文」云：「有古女士閨閣風概，無一點脂粉黛綠氣味。頷下橫三尺髯，胸中貯五千字者，直為羞欲死也。家中有如此人而不識何狀，視一尋常勾欄中一輩人，非徒為此人悼歎。懷書抱玉之人，終古何限，一寸錦心中，藏得巨海崇山有不可測者，烏乎異矣！烏乎異矣！」¹¹⁰一唱三歎，情見乎辭。身為男子，讀其文而生「羞欲死」之感，其震撼力之強勁亦可想而知。

由於女性文學不可小視的成績，朝鮮知識界對於女性不宜為詩的命題也開始發出正面的質疑和挑戰。如洪翰周《智水拈筆》云：

女子惟酒食是議，故不如男子之專治，然其中往往有聰明出群之才，其所著作亦多傳後。古聖王教人之法，至秦漢幾盡廢棄，則何獨於女子而專責古法，但令惟酒食是議乎？且《國風》諸詩多婦人所作，〈葛覃〉、〈卷耳〉之詠，亦文也。無論男女，有人則有文，亦易致之事。¹¹¹

¹⁰⁹ 〈華東玉繆編〉「諸女史」條，《林下筆記》（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61年），卷33，頁831。

¹¹⁰ 〈上再從兄道喜氏〉，《阮堂全集》，卷2，《韓國文集叢刊》，冊301，頁42。

¹¹¹ 洪翰周，「令壽閣徐氏」條，《智水拈筆》，卷3，頁162-163。

此處既援引經典，如《詩經》中已多女性之作，又強調與時俱進，不必拘守古禮，從而得出「無論男女，有人則有文」的結論。儘管這種質疑和挑戰的聲音並不宏大，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如果我們再加追究，這一質疑和挑戰的源頭實出於袁枚。在上書中，洪翰周就專列「婦女詩人」條，在列舉中國自漢至宋的女詩人後云：「清袁小倉枚有女弟子甚多，皆善歌詩，見《隨園詩話》。」¹¹²而《隨園詩話》中就有很多為女詩人辯護的條目，這些也自然會進入洪翰周的視野。「女弟子」是清代文學史上的新現象之一，最初被冠以「女弟子」的稱呼的，是清初毛奇齡的女弟子徐昭華，其後則有雍、乾之世文人沈大成的女弟子徐暎玉，而最為突出、影響最大者則為袁枚。¹¹³他不僅大量招收女弟子，而且也為才女大唱讚歌，力主女子宜文，如《隨園詩話》引蔣苕生（士銓）語云：「女子之有文章，蓋自天定之。」¹¹⁴又云：「俗稱女子不宜為詩，陋哉言乎！聖人以〈關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詩。」¹¹⁵由於文化環境的原因，袁枚在朝鮮的命運並不見佳，其人其書頗受排斥。¹¹⁶在十八世紀後期的朝鮮，全面接受袁枚的詩學觀並加以弘揚的是李鈺（1760-1815），其《百家詩話抄》實際上只是「隨園詩話抄」。¹¹⁷對於女性之為詩文，李鈺也有類似的論述：

《周南》之詩十有一，而婦人之語居其九。《召南》之詩十四，而不為婦人語者才三篇。……「關關雎鳩」者，閨思也。「嘒嘒草蟲」

¹¹² 洪翰周，「令壽閣徐氏」條，《智水拈筆》，卷3，頁166。

¹¹³ 參見合山究，〈清代詩人と女弟子〉、〈袁枚と女弟子たち〉，《明清時代の女性と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篇5章1、章2，頁599-670。

¹¹⁴ 清 Qing · 袁枚 Yuan Mei，《隨園詩話》 *Suiyuan shihua*，卷2[*juan 2*]，頁52。

¹¹⁵ 清 Qing · 袁枚 Yuan Mei，《隨園詩話補遺》 *Suiyuan shihua buyi*，卷1[*juan 1*]，頁590。

¹¹⁶ 參見張伯偉 Zhang BOWEI，《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 *Qingdai shihua dongchuanlüe lungao*（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7年），頁184-190。

¹¹⁷ 參見張伯偉 Zhang BOWEI，〈李鈺《百家詩話抄》小考〉“Li Yu Baijia shihua chao xiaokao”，《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 ji yanjiu jikan*]第3輯[no. 3]（2007年），頁49-59。

者，閨怨也。「灼灼桃花」者，艷情也。「采采芣苢」者，閒適也。標梅三七者，幽懷也。白茅包廬者，佳期也。喬木之慕，行露之訟，孰非婦人之故也？殷雷之感，汝墳之喜，孰非婦人之思也？詩者將以道人之情，而人情之可道者，莫婦女切焉。¹¹⁸

不過無論是《百家詩話抄》還是《花石子文抄》，都只有抄本傳世，未見刻本流佈。但朝鮮文壇正面肯定女性詩文（包括寫女性和女性寫），不僅是宜於為詩，而且詩「莫婦女切焉」，實以此文為嚆矢。李鈺友人金鑣，也在這一方面推波助瀾。¹¹⁹他們雖然身為當時文壇的邊緣人物，其言論也未為主流輿論所接納，但從女性文集的不斷被刊刻行世來看，他們的觀念實際上已經發生了作用。

以上這些綜合因素的結果，也反應在文獻目錄和圖書藏書中。就目錄學著作而言，首先在分類時突出女性創作的，是金侏（1597-1638）《海東文獻總錄》，編成於崇禎十年（仁祖十五年，1637）。該書於「諸家詩文集」中特列「閨秀」一目，著錄了《蘭雪齋集》，其中全文轉載了朱之蕃的序文和梁有年的題辭，足見其重視程度。當然，這僅是一部私家書目，還不足以為代表。正祖六年（1782）命李萬運續補《東國文獻備考》，於正祖二十年（1796）完成，易名《增訂文獻備考》，新增七項內容中就包括《藝文考》。在「文集類」中，細分為一般文集、女流、釋子。在女流部分，著錄了《蘭雪軒集》、《玉峰集》和《梅窗集》，特別提及前兩者入選於《列朝詩集》。而且，在《嘉林世稿》下，也特別提到李玉峰「以詩名，其中十一篇載於《明列朝詩集》云」。¹²⁰這部書是受王室之命編纂，

¹¹⁸ 見李鈺，《花石子文抄》，抄本。

¹¹⁹ 金鑣〈思牖樂府〉（見《藻庭遺稿》卷5、卷6）三百首中，多提及其側室蓮姬池蓮華之善為詩文，並曾為之編纂《蓮姬言行錄》加以記載，惜其書已佚。

¹²⁰ 張伯偉 Zhang Bawei 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Chaoxian shidai shumu congk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4年），冊6 [vol. 6]，頁3191。

代表了官方的意識形態，¹²¹因此，其類別中特舉的「女流」一目，表明了朝鮮主流社會對女性創作的正視。此後，其它史志書目如韓致胤（1765-1814）《海東繹史·藝文志》「集類」，著錄了李淑媛《玉峰集》和許妹氏《蘭雪軒集》，所依據者乃《列朝詩集》。朴周鍾（1813-1887）《東國通志·藝文志》（編成於1868年），在集部列出「閨秀集」之目，也特別指出曾入選於《列朝詩集》，可見明清之際的選本對朝鮮目錄學著作的影響。而十八世紀以降的王室藏書中，朝鮮女性詩文集便赫然位居收藏之列，如《西庫藏書錄》和《大畜觀書目》，都著錄了《蘭雪軒集》。這是女性創作本身得到社會尤其是統治階層認可的象徵。

至二十世紀初，在論及女性是否適宜文學創作時，肯定的聲音就變得理直氣壯、毋庸置疑了。以尹喜求《東洋歷代女史詩選序》為例，其文開宗明義曰：

兩間一種精華之氣，渙然種於人者，寧有男女界焉？吾聞詩之於文章，文章之於人，蓋精華之精華也。婦人氏為之，宜若有優焉，無不及焉。觀其巧倩美盼，秀中而惠外，精華之天得，大都非鬚眉比矣。¹²²

在詩文創作方面，不僅是男女無別，而且是女優於男，就傳統的「內言不出閨外」、「女子不宜為詩」的主張而言，這一觀念頗具顛覆性的革命意義。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一觀念的提出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當然，正因為其具有的革命意義，若從學理上作分析，這一觀念也顯然是激進的、偏阿的，與二十世紀後期西方的女性主義、性別理論有着某種精神上的類同性。

¹²¹ 朝鮮正祖大王《群書標記》卷六將此書列為「命撰」部分，即為證明。

¹²² 郭璿編，《東洋歷代女史詩選》（京城：寶文館，1920年），頁1。

陸、結語

本文所討論的內容，屬於「書籍文化學」，而非「書籍考古學」。故其方法不單純是文獻學的，而是綜合的。尤其是將這一課題置於漢文化圈整體之中，在彼此互動中考察東亞女性文學的聯繫與區別，是本文更深一層的用意所在。近年來，關於女性文學的研究，從西方到東方，成為一個頗為誘人的研究課題。但論者往往將論題的範圍局限於某一國家，或僅僅作東西比較，而在我看來，要想把握東亞女性文學的特徵，僅僅作東西比較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將東亞女性詩文作深入的比較研究，才能真正把握東亞地區各國女性文學的區域特徵和整體特徵。這其中首先涉及到文獻學，但也有理論和方法的問題。簡單地說，那種以男女二元對立的眼光去研究東亞女性文學，是必定行不通的。而時代、身份、地域等複雜因素，也提醒我們必須以綜合的方法加以研究。本文竊願為此導夫先路，作嚆矢之引，至於補苴罅漏、踵事增華，則寄望於來者。

徵引文獻

(一) 古籍

- 三國 Sanguo · 諸葛亮 Zhuge Liang, 《諸葛亮集》 *Zhuge Liang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0 年。
- 宋 Song · 郭茂倩 Guo Maoqian 編, 《樂府詩集》 *Yuefu 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79 年。
- 宋 Song · 李昉 Li Fang, 《文苑英華》 *Wenyuan yinghua*,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6 年。
- 明 Ming · 王同軌 Wang Tonggui, 《耳談類增》 *Er tan lei zeng*,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冊 1268 [vol. 1268],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2 年。
- 明 Ming · 潘之恒 Pan Zhiheng, 《亘史外篇》 *Genshi waipian*,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子部 冊 194 [zibu ce 194], 濟南 [Jinan]: 齊魯書社 [Qilu shushe], 1999 年。
- 明 Ming · 徐渤 Xu Bo 著, 沈文倬 Shen Wenzhuo 校注, 《筆精》 *Bijing*, 福州 [Fuzhou]: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1997 年。
- 清 Qing · 阮元 Ruan Yuan 編, 《十三經注疏》 *Shisanjing zhushu*, 臺北 [Taipei]: 藝文印書館 [Yiwen yinshuguan], 2001 年。
- 清 Qing · 周亮工 Zhou Lianggong, 《書影》 *Shuyi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1 年。
- 清 Qing · 錢謙益 Qian Qianyi, 《列朝詩集》 *Liechao 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7 年。
- 清 Qing · 王端淑 Wang Duanshu, 《名媛詩緯》 *Mingyuan shiwei*, 康熙三年 (1664) 刻本。
- 清 Qing · 袁枚 Yuan Mei, 《隨園詩話》 *Suiyuan shihua*、《隨園詩話補遺》 *Suiyuan shihua buyi*, 北京 [Beijing]: 人民文學出版社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2 年。

- 清 Qing · 雷瑨 Lei Jin, 《閨秀詩話》 *Guixiu shihua*, 王英志 Wang Yingzhi 主編, 《清代閨秀詩話叢刊》 *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年。
- 清 Qing · 施淑儀 Shi Shuyi,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Qingdai Guige shiren zhenglüe*, 王英志 Wang Yingzhi 主編, 《清代閨秀詩話叢刊》 *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年。
- 清 Qing · 陳芸 Chen Yun, 《小黛軒論詩詩》 *Xiaodaixuan lun shi shi*, 王英志 Wang Yingzhi 主編, 《清代閨秀詩話叢刊》 *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 南京 [Nanjing]: 鳳凰出版社 [Fenghuang chubanshe], 2010 年。
- 朝鮮 · 金富軾著, 金鍾權譯, 《三國史記》, 首爾: 明文堂, 1988 年。
- 朝鮮 · 魚叔權, 《稗官雜記》, 《大東野乘》, 京城: 朝鮮古書刊行會, 明治 42 年 (1909)。
- 朝鮮 · 成倪, 《慵齋叢話》, 《大東野乘》, 京城: 朝鮮古書刊行會, 明治 42 年 (1909)。
- 朝鮮 · 沈守慶, 《遣閒雜錄》, 《大東野乘》, 京城: 朝鮮古書刊行會, 明治 42 年 (1909)。
- 朝鮮 · 柳希春, 《眉巖日記草》, 京城: 朝鮮總督府, 1938 年。
- 朝鮮 · 許筠, 《鶴山樵談》, 《稗林》本, 首爾: 探求堂, 1991 年。
- 朝鮮 · 許筠編, 《國朝詩刪》, 趙鍾業編, 《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 首爾: 太學社, 1996 年。
- 朝鮮 · 金萬重, 《西浦漫筆》, 首爾: 通文館, 1971 年。
- 朝鮮 · 安鼎福編, 《星湖僊說類選》, 首爾: 明文堂, 1982 年。
- 朝鮮 · 洪翰周, 《智水拈筆》, 首爾: 亞細亞文化社, 1984 年。
- 朝鮮 · 李裕元, 《林下筆記》, 首爾: 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1961 年。
- 朝鮮 · 徐居正編, 《東文選》, 馬山: 民族文化刊行會, 1994 年。

- 朝鮮·南龍翼編，《箕雅》，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0年。
- 朝鮮·宋相琦編，《別本東文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1998年。
- 朝鮮·軼名，《大東詩選》，首爾：首爾大學校奎章閣，2001年。
- 朝鮮·郭瓌編，《東洋歷代女史詩選》，京城：寶文館，1920年。
- 高麗·閔思平，《及菴詩集》，《韓國文集叢刊》冊3，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柳成龍，《西厓集》，《韓國文集叢刊》冊52，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南九萬，《藥泉集》，《韓國文集叢刊》冊132，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宋徵殷，《約軒集》，《韓國文集叢刊》冊164，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李宜顯，《陶谷集》，《韓國文集叢刊》冊18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任聖周，《鹿門集》，《韓國文集叢刊》冊228，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安錫倣，《雪橋集》，《韓國文集叢刊》冊233，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任靖周，《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2549，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年。
- 朝鮮·申光洙，《石北集》，《韓國文集叢刊》冊23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洪大容，《湛軒書》，《韓國文集叢刊》冊248，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朴胤源，《近齋集》，《韓國文集叢刊》冊250，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李德懋，《青莊館全書》，《韓國文集叢刊》冊257，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年。

- 朝鮮·成海應，《研經齋全集》，《韓國文集叢刊》冊 278，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金鏞，《薄庭遺稿》，《韓國文集叢刊》冊 289，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李鈺，《花石子文抄》，抄本。
- 朝鮮·申緯，《警修堂全稿》，《韓國文集叢刊》冊 29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洪直弼，《梅山集》，《韓國文集叢刊》冊 295，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金正喜，《阮堂全集》，《韓國文集叢刊》，冊 30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任憲晦，《鼓山集》，《韓國文集叢刊》冊 314，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金商五，《清閒堂散稿》，《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2731，首爾：景仁文化社，1999 年。
- 朝鮮·黃玗，《梅泉集》，《韓國文集叢刊》冊 348，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鄭鍾燁，《修堂先生文集》，卷 4，《韓國歷代文集叢書》冊 396，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 年。
- 朝鮮·徐居正，《東人詩話》，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 年。
- 朝鮮·許筠，《惺叟詩話》、《惺所覆瓿稿》，《韓國文集叢刊》冊 74，首爾：景仁文化社，1990-2005 年。
- 朝鮮·李晬光，南晚星譯，《芝峰類說》，首爾：乙酉文化社，1994 年。
- 朝鮮·申欽，《晴窗軟談》，《稗林》本，探求堂，1991 年。
- 朝鮮·洪萬宗，《小華詩評》，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 年。
- 朝鮮·洪萬宗，《詩話叢林》，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

- 太學社，1996年。
- 朝鮮·申昉，《屯庵詩話》，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 朝鮮·李圭景，《詩家點燈》，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年。

(二) 近人編輯、論著

- 王英志 Wang Yingzhi 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Qingdai Guixiu shihua congkan*，南京[Nanjing]：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2010年。
- 左江 Zuo Jiang，〈《國朝詩刪》研究〉“*Guochao shishan yanjiu*”，《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 ji yanjiu jikan*，第2輯[no. 2]，2006年，頁65-96。
- 祁慶福 Qi Qingfu，《朝鮮詩選校注》*Chaoxian shixuan jiaozhu*，瀋陽[Shenyang]：遼寧民族出版社[Liaoning minzu chubanshe]，1999年。
- 胡文楷 Hu Wenkai，《歷代婦女著作考》*Lidai funü zhuzuo kao*，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5年。
- 張伯偉 Zhang Bowei 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Chaoxian shidai shumu congkan*，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4年。
- 張伯偉 Zhang Bowei，〈李鈺《百家詩話抄》小考〉“*Li Yu Baijia shihua chao xiaokao*”，《域外漢籍研究集刊》*Yuwai Han ji yanjiu jikan*，第3輯[no. 3]，2007年，頁49-59。
- 張伯偉 Zhang Bowei，《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Qingdai shihua dongchuanlie lungao*，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7年。
- 張伯偉 Zhang Bowei 編，《風起雲揚——首屆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Fengqi yunyang: shoujie Nanjing daxue yuwai hanji yanjiu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9年。

張伯偉 Zhang Bowei 主編，《朝鮮時代女性詩文集全編》*Chaoxian shidai nüxing shiwenji quanbian*，南京[Nanjing]：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排印中。

曹虹 Cao Hong，《中國辭賦源流綜論》*Zhongguo cifu yuanliu zonglun*，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05 年。

朝鮮·李能和，《朝鮮女俗考》，京城：翰南書林，1927 年。

〔韓〕李家源，《玉溜山莊詩話》，趙鍾業編，《修正增補韓國詩話叢編》，首爾：太學社，1996 年。

〔韓〕李鍾默，〈關於伯克利大學藏本藍芳威編《朝鮮詩選全集》〉，《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4 輯，2008 年，頁 319-336。

〔韓〕崔然美，《朝鮮時代女性著述之編纂、抄寫及刊刻之研究》，首爾：成均館大學校文獻情報學科博士論文，2000 年。

〔日〕合山究，《明清時代の女性と文學》，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 第四十六期